

皇明兩朝疏抄

皇清高宗朝疏抄卷之五

禮臣類

優者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廼者 欽蒙 聖 備辦絲幣羊酒親詣致仕大學士劉健
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 臣 欽遵 親詣存問 訖 恩
加者 舊禮遇非常 凡在臣隣 咸知 砥礪 竊以古之優老也
五帝 憲 老 三王 乞言 蓋五帝 雖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 三王
則養老 乞言 禮 亦舉行之 故王制 九十者 天子 欲有問
焉 則就其室 以珍從 夫 貴於天下之老者 以其閱世 久而
更事 多 其於 國家 治忽之源 生民 休戚之故 知之 審 見

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者策是以輔若德而得政理也是
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勞臨之而曰乞言尚其
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隆俗美不可及也自後世養老
若安車之召徒令魯邱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
之實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惟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潛邸之初已繫天下元

元之望及嗣登太寶更新政化而於耆舊尤加優禮單

恩之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賜養有差是與先王

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然稱聖人中興之業在是

矣然而乞言之詔未聞于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

尚德之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耳夫何憚而不為哉臣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再四十余年 孝宗罹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春遇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竝亮既而為權奸所擠遂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揚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

於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國老在今民之具瞻
有臣僚論列已蒙陛下降勅遣使候子存問殊恩異
禮無復加矣臣愚以為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歲雖老
精力尚強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效
勞以職事或召至京師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獻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懸朝露况今各處災異迭興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一旦
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國之心無以自見而陛下法
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
聖王之教節行錄 諭旨分遣帑使下造大學士劉健請

臣之虛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使上 聞以備采
納則曠世之隆典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國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在於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

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 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虞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

朝相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沮於江彬進議而不見者有之 旨而擅易者有之 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 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

已終乎其無所知也。政本筵板，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其可畏懼天啓。陛下應運中山，率山舊章，一洗近弊。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宜感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即位之詔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廢私於舊邸。元兇逃於誅，姦慝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官府，訶責輕於耆舊，論之累牘而不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伏思蠱蚤夜惶惑，於是。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三疑者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為。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翺之論而陛下報之曰：各衙門官奏朕皆親覽，與內閣

商確施行一遵憲朝舊規張佑事朕小心畏懼未嘗廢
綸音一發群蒙皆聞莫不煥然以釋而復耀然以喜然徐
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
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
望也豈左右欲之 陛下感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
言之左右幸之而 陛下姑棄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
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
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
亦自覺非是外姑設此以相咨邪臣愚知 陛下必不肯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

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盡小心畏懼
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以大弘
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感衆心以致屢 聖諭
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
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迂臣顧猶若是况踈遠
不當令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聞面議 陛下所謂商
確者不過可禮監往來通變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
所宜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
內閣如是况余臣乎此 入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省前失究其所
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 國蠹政
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
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
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
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所不
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役信其所不可踈而延之坐論之禮
政本既固 帝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
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

不可不痛加懲劓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始者幸
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
乎臣自奉 綸音悚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
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採納則
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非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皆無所資動作不前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其目吾藉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戕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

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為
戒者也尚古君臣之間都哪一堂稽拜抗禮所以敬股肱
也野木朝旌闕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
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是今龜鑑惟我朝酌古定
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陛下之耳目也陛下於即
位之初遍徵故老欽衽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
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
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使始勤終怠判為

遂開元天寶迥然一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
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
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
下以侈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回話
遂使實心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頌德重
望德仰仁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
頌德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
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
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
體計也於已無求焉 陛下入都督陳嵩言之奏察其

獨官下之鎮撫使瑁踰路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故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儵因東廠接受民詞奏擊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蠶惑聖心侵剋 內帑風聞言事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真

有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陛下頓悟

前非速遷今是體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

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

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

過勿聽左右之感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

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

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叡仍留供職則朝廷有

皇明尚朝野抄

卷五

雍穆之風天下仰嘉亨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集

臣嘗伏觀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皇天厚土之鑒海岳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捨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哉皇言所以貽謀燕冀垂萬世聖子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祖宗教訓之外也仰惟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陛下蓋將更張武宗之故以

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
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
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
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 臣嘗供事 蓋內殿親見殿
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 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
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
輔臣至此叅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
令聞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 撤賜御
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
者曾為 陛下言之乎 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 臣又見得

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
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
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
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 臣方擬有几
杖之 賜以為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
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慰
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之義掛冠玄武 祖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
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
我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陛下豈肯

令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

豈肯令陛下加拾遺擢過之忠以廢格詔旨之罪乎

又豈肯令陛下變免留之溫旨為雷霆震擊之威乎

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

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陛下即位二年於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

可畏也伏願憲聖祖之言舉先朝之典虛心顧問輔

臣之襟隆體貌大臣之禮養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

執法之忠鑒恤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

如一人之身 官府內外如一家之勢 則政以道成 氣以和召 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 而我 聖祖降鑒 效靈之訓 可驗於 今日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
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是乎始
有不收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

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
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

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

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竊 國威而移 主

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後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

昧殺鑿首以崔文巧於讒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
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
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
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
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
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
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
每出 溫旨俊尤荷褒獎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
爾耶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
之臣耳愚用張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

其位必去狗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

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

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

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

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然崔文所以徵 寵而不可解

者徒以諛譖修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

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

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慮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 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

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四

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

遠邁高宗矣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莊視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斷其所學則庶耻不立廉耻不立則節行不脩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臯為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程璘為陳萬言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差官校挈解來京葉寬程璘則挈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

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臯知府也葉寬即中也翟璠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固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尊之道殆非若此中庸曰体群臣 陛下不容而体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縶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衆庶

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
臣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
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臯遠在
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璜不過為 陛下愛惜
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拘
而執之有如昔臣柱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
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
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
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

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
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
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拏一官明
日拏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
皆思見幾而作愴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
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
為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
節養臣下以廉耻將拏鮮郭九臯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
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
悉從寬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耻之不

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
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信任大臣以光 聖治疏

張曰範

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奉 聖旨卿
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
但官已差着了着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
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饑殍載塗盜賊四起官之
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剝削凶殘民不堪命
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之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實心
不可不聽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知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由信任大臣之弗
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未有群

邪蒙蔽于內而股肱大臣能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舉二
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
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夫 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
惓惓論列不敢輕于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宏遠
決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俱不之聽獨于此輩之言乃
聽之而不疑幸而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心復明
為此輩所昏乎抑劉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之
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

之債則勢必肆其餓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之
父母痺疴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仍 勅司禮監將

宗社無疆之休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
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言
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
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愚
瞽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
辭之足取哉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採而宇與廷和
等皆老臣大臣亦無足取採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
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陛
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繆知無不言者臣等耳

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而不及改過無少吝者豈非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差臣等科道官以為不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足取矣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夫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

一可爲何也觀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費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使而服用自足矣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守與廷和等之疏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慶慶人禮亦以省免獨織造之差不能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况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痛投河而死

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也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恻然於此是必一時惑於左右諛聽之耳夫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却而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言也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豈肯聽

默居官哉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自默故昧死為陛下再陳之伏望陛下聽字與廷和等所言收回差官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少塞矣干冒天威無任戰懼之至

召對類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書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

莫不顙頤然以向

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

之愚欲為

陛下獻若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衆諸司奏

贊斟酌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

治道所以國家能保又安慶運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呀嘯

之所發哉

國家之制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

臨臣下以承庶政所以遠圖遠慮者每至於日昃弗

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神宗皇帝之計尚不能對眾

慶分當時輔臣楊榮等權

時之宜刻為

朝奏事之

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
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
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
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
大臣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懷聽納故
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
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機至臈而 孝思方廢諸凡舉措
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 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
得失盡憑紙上以器詳則 奏法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
票未悉者不獲 面達而 陛下自矜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必勞且倦矣倦心一起
百弊俱生左右接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
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強抑哀
情 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退處 文華殿毋輒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
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
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 賞賚委任除拜之
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欵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礙滯較之徧閱奏章獨營神智者其勞

皇明西華野史 卷三
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
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
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
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之湏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
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叅正之或對仗彈劾以面折
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敷奏益存敬
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開明
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

賢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
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辯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
者故敢據竭誠相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
斷即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邾兪吁咈者同其盛
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
事一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致將閭闔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
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

玉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恭疏

溫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請者豈非以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滋

於芳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
高宗遺訓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皇上我皇上必思
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覽本顧問
而已何者徃歲臣在山東聞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
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
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
警惕是我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
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
如也我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
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疆有脫巾

糧之苦我 皇上於此時 勤顧問 覽章奏而諸臣
中必有以脩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
而行之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
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覽也 顧問非
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
而進退中國何由而又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
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
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

皇明通志卷之九
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 回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

進石對錄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太學士

李春芳等 兩奏言事 荷蒙 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

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年

來未有之盛事也雖同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願播為美

談使自今能行之無訛則内外人心其歡欣鼓舞又當何

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向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

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

精圖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

意浹洽中來矣臣等嘗伏觀先臣太學士李時所紀 石

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於十五年 文學敘議

事中間一政令之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寮

虛心究論 而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有由也我 皇上

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朝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

大閱凡 杜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 而對一事獨久

未施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

等僭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

於此者用是不辭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錄二冊刪去

繁文撮其大要可為出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條各

照次騰寫裝演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一漏萬無能闕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典
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
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大計聽
該管衙門候文華殿進講並揭具略節 面奏取自 上
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
臣共奠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于無
疆矣

高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若其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

又嘗極言異端邪說淆亂倫傷風敗俗亟其痛絕又條
奏 慎始修德十二事馮成牌匾懸置 歛壁其一事謂
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
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
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
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
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
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
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亦

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饑死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

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

使二君當時左右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

戰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

建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

賞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

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

足信也明矣夫何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

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脩設齋醮萬乘之尊

親蒞壇場主感宸聽下詎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

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元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陛下親

在壇場行香拜籙亦其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脩設

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

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

聖賢之經訓自踈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為陛下聖德

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

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詳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
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
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乃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
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命內庫
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視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
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
免惟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保身為先務則聖

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
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關左道以保 聖化號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莠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已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視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知

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西天西番漢經殿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
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或一
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
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明皇自期日事
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齋誦經為事傷太平
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
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
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
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
誅之遠之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疎則忠良正直之

士日遠道場既盛則采僧寺觀之事日興雖聖明在上
決無此事而後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一齋
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不知其幾
上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陛下頃因天戒停止
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
以福曰利益之說欺陛下也邪臣請為陛下陳之夫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儻不通中國假
使來王不過帶陛下下一見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
鬼乃崇信而尊尚之不正以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
母事地岳瀆視公侯中無文之神靡所弗統今舉夷狄

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也 財為禱祀之具 其拂經悖禮 其焉且古之帝王享祿 以名壽全福者 莫如堯舜禹湯文 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 舜壽百有十歲 禹湯壽百歲 文王 壽九十七歲 武王壽九十三歲 當時未聞有佛也 考其為 治曰嘉言罔攸伏 稽衆舍已野無遺賢 不虐無告 不廢困 窮又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 曰肇脩人紀 從諫弗拂 先民 時若不遁 聲色不殖 存利曰微柔懿恭 惠鮮鰥寡 懷保小 民自朝至晷 不遑暇食 其為戒曰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 罔 遊于逸 罔滯于樂 任賢易貳去邪 勿疑罔違 道以干百姓 之身 罔拂百姓以從 之欲 又曰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甘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殉貨色恒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
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鳥
獸魚鼈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加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
佛始至中國梁武信浮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
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
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
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

有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
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苦
於賦繁役重有鬻賣妻子者有無衣裹席行乞者有母子
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
為盜賊其良者往往靡爛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
戈而不得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景公疢欲誅祝史晏嬰諫
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
公說命有司毀廟寬政澤飲責已景公遂愈陛下以為

今之民怨邪樂邪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
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徃徃以已有旨却之忍斂民怨不
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
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
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
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
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
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
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厰為寶訓厰 祖宗

皇明二百年史才
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為古訓廠五經諸子書盡貯
其中漢經廠為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
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鎖
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教
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熒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
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黜異端以隆

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宮闈之中不時修齋醮或於乾清宮或於坤寧宮或於清寧宮或於仁壽宮或於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高公督率恭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有大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

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
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宮闈禁密之地有所不為
為之則難揅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罷
革仍復泛然 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
徒諉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所知是果何為者乎夫齋
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
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
欲之謀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
老之下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

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
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奉之惑自古
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
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嘗拜文成五
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
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曲於舍
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
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
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
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陛下當中興圖治

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
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儉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
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 陛下
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 祖宗社稷億萬年
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再陷而吾聖人悠久之道
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
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
要 太祖斥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
即煉丹燒藥之說朕馬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

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
哉斥之毋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
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論侍臣曰人主好
尚稍不勤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
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壽者有
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
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
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
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也夫論語中庸
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

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古聖帝明王皆仁者也修身體道明廷日近乎儒髮寡欲養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蕪蕘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視達四聰而用衆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於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陛下於傳授得之真矣其曰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修身擗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

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災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身心常安於敬止故二代之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假於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稟神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以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經筵之所當講習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於秦漢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敝陛下當承序之始方及二載忽此不慎又何以望終之能善哉臣等伏願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 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

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
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服忠讜之藥石以藥國
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奉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
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
通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下 一轉
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不遠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
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
學昭明而邪術屏塞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
民物熙皞要聖壽之罔極固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

之綿邈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究觀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在當言義不容默不勝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磐

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祠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其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清祠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 陛下可覆視臣不敢贊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

右警或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 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跡靡費大官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邊護故轍不齋則黜月無虛日哉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

除二氏之害人其人火其書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舛
疾若此臣愚何望焉然非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
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斯役實緣青宮用事冒陛下太監
幸陛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陛下以此
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
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可斬也文
之意以辭試陛下也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
欲登壇則登壇欲拜疏則拜疏臣恐無已則導之以聲色
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
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將牽累同便求所意

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
亂故曰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悛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
等拏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 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眩
恩可遠施 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於功效與奉
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
一舉伏惟 留意

禁邪誘以斂 聖福駢

李錫

臣竊觀先朝群小蠱誘先帝無所不至幸遇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令名下人員投間抵隙以試

陛下之欲者久矣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陛下

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彼將復試先朝

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敝大壞而

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寒心也哉邇者中外傳聞以為

陛下因天災示戒聖體違和及前星未耀厯落聖之

憂懷無妄之慮誤中群小人之邪術為此齋醮之緣舉親

涖壇場自行拜禱貢襯賞賚所費不資光祿寺之供用已
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屬惇繆物議喧然皆以為 經筵

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事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賑

荒 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出內庫

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至此賞賚則不惜其

費 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費

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道不如崇邪

術保赤子不如籠群小哉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

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明可以弭災

可以保聖螽斯能羸之慶可收果然不惟 陛下欲為臣
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
但臣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祈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
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輒實今明鑑漢武帝
嘗事道教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天下
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五
利旋被誅夷史稱武帝雄材大畧蓋謂此也其後來徽宗
專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葬伍國則道之不足
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臺城韓愈佛骨一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小亦自知其無益特假此可以蠱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 先帝先帝竟被其惑卒之幸豹房蓋新寺遨遊歲月不知止極遂至於子道乖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絕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敎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

者極之效言人君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富壽多男子本之於峻德舜之祿位名壽本之於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固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慾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親儒臣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從作乂視之明作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德合天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弭 聖壽何患乎不若堯舜益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哉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弊大奮乾剛

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科道等官張紳等所題先將
崔文等拏送法司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
臣前項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自
求之益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幸甚陛下亦
幸甚

端以隆治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屢示違和 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

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初天永命之本也近見邸報伏

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廠設齋醮 陛下

親臨跪拜行香受錄或未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書

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

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

之將信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

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掌管家

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

利邪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况佛為教不足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狄之法惟誕不經歷迷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循理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亦謹享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佛圖澄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篡賊之禍佛莫之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蕃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

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滯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親革者也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况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懺壇紛紜誦讀誠為瀾瀆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

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憚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投閒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啓以宮觀之興造一竅微開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幾微 聖体違和而壽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會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太學士楊廷和

等尚書喬宇等科道官張紳屠僑等所奏詳加噴察痛懲
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拏送法司
明正其誣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
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友離正
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
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
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亟誅黨惑道姦以降 聖治疏

張紳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感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夫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占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履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建不特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禳假之宮闈修

設之徒何川絕世之流而顧獨之內堅議者皆以先朝
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
試之計而陛下耳熟諛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不覺墮
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後
世使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
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太學士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
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陛下
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責緣
阿附之黨盡為斥逐更欲陛下日以敬天法杜修
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

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批荅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
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疊感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
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
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董
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殺鑿不遠殊為可惡茲復踵其故
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
惑于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
播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
政事遂復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
一節一目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

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故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謹不已用堅上
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
明王深懼尤物之威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
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
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
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
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
第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
感德性易移近妃嬪藝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則逢迎扇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講躡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躡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竇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允望曰御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闈闈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葉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体不奪於人心劉德不悖於彙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首

比者恭遇 皇上諮及群臣欲除去禁中繹殿奉建 而
官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蓋制
之孝關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
伏奉 聖旨命太學士李時同臣言入者即所謂太善

殿者臣等有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納不下千百且多夷
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
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拱之間與
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但云
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磳計不下千斤臣

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
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
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官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
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
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顧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
官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
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
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行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撤像使詭異之形不得滲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中像

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身之類皆屬穢汗不宜使之尚
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痊之草野一切掃而靜之
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
教甚大功德罔極臣等不昧罪其後世幸甚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伏觀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天變警懼脩省
停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休德天
下引領相望太平以謂雖前之舉措間有差失猶幸聖
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何過惑
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教各宮彌日開建醮壇
修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
有漢經殿西天經殿靈濟宮顯靈宮等處修設上下傳降
中外煽誘以為福利噫此何等事浮屠澄徐知常王老志
欺君誤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
自是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夫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
治政也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之稱
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治政蓋可
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
安義理體信達順以集福於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
極以敷錫福於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曰攸好德
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
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所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教惑邪說而背正道特此以求壽富康寧攸好德者終命之事豈不遠甚矣哉夫以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冥福之說及此不返使後之笑今猶今之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神將驅魔降佑此間閻山野愚鄙所為轉相誑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為孽寇賊姦宄每自此始况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並趨細民無知鼓倡易從此姦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

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時燒燬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燬六字以保
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
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穰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
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今嚴矣其見理甚精
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神孫世守之今
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
引朋比冒學異教欺誑 陛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
官不貲之財紊初紀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
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

赦仍頒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原惟

陛下遠監古昔近遵 聖祖上畏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

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

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焦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

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允愚弄 先帝齋送

番供奉討盞茶遠涉烏思藏迎求活佛騷擾天下耗糜百

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姦伏罪而允止降級閑住亮寧

止發遣籍沒顧得保首領倖逋天誅此崔文等今日之所

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蠱惑誘引

欺君誤國之罪而罰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犯 祖

訓法所不赦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
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所不至夫 先
帝以吳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不得正其
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
下痛之惜之伏望大奮 乾剛亟行殄絕使 宮闈之內
肅肅雖離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
日御 經筵虛受訓講為涵養薰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
明作哲聽聰作謀言從作乂訖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
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而身修敬養立 內令嚴而

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
矣故極建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
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
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
民乂安至此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故號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區區之異端邪說徵求福利符呪
經術驚動小術祇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
則妖妄難惑志向定則他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

強聽納 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定志未立恐他日又未
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吳亮佳寧也此又愚臣區區
芹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
天聰明而廣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